

有没有让你意难平的短篇小说？

Q 更多「短篇小说」讨论 · 3.9 万条

热议 | 知乎上有什么好看完结了的短篇小说？



宫墙往事



已认证的官方帐号

创作声明：内容包含虚构创作

盐选专栏名：《长相思：红妆十里》

作者：@玉米晓夫等 医学狗/天空树/咕咕咕

我与裴时，彼时应是何等关系呢。

我自是想不明白的。

必不是夫妻，想来亦不是妾，通房倒是像些，不过这又有些不妥了，裴时嘴虽毒些，却从不让人伺候。有时早上我被他起身上朝吵醒想随他起来，也会被重新按回被子里。

我不爱出门去，他性子孤僻，旁人也不上裴府来。

可能，我应是裴时养的一只猫。

只是猫还要捉捉老鼠。

我更闲，老鼠都被裴时吃掉了。

喔，不对，我才是那只老鼠。

我重生在反派 boss 的床上。

他正襟危坐衣冠楚楚，桃花眼微微上挑斜睨我：「呵，女人。想色诱我？」

唔……

似乎上一辈子也是这样，下一句好像是。

App 内打开

该——

我也确是这样做了，打出『啪』的一声。

极清脆、极悦耳。

震得我手掌都发麻。

他应是一时被打懵了，整个人傻傻站在原地捂着脸，反派的气质荡然无存。

我立即披上外衣匆匆跑了出去，声音破碎在风里：「放你娘的屁，再像以前一样老娘就是个煞笔！」

外面的回廊空寂寂，一如裴时老贼旧日的习惯。

他性子孤僻，家中连个仆从也无，通府上下只有个耳背的老翁帮他看着门，不然我也不敢这般鲁莽。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觉，方才跑得太急，连鞋子都没能来得及穿上。

脚心应是被什么东西划破了，钻心的痛，痛得我眼中瞬时盈满了泪水，止不住地向外流。

那妇人微微探出身子，满鬓青丝在月华下泛着霜白，满目惊诧：「箬儿？！」

前世所有记忆一幕幕闪过，其中的妇人却已是病入膏肓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沉痛，也是这样唤我：「箬儿！箬儿！」

我再压不住满怀的悲痛，霎时扑到她脚边，嚎啕出声：「母亲！」

母亲。

我错了。

App 内打开

请您这次不要再只留箬儿一个人！

.....

烛火映照下，母亲轻柔地替我绞着头发。

纵是夜不归宿，纵是反常至极，可只望见我这一身的狼狈，她便是有万般的疑问也统统强忍了下去，匆匆烧了水来替我擦洗。

家中的猫儿方才被我惊醒，眼下又重新呼噜着睡去。

发上已渐渐被擦干，母亲也收了帕子准备起身。见我不住啜嚅，她却隐隐含笑，只用指头戳了戳我的额角：「有什么话也等明日再说罢。不早了，先睡吧。」

我只能点点头，目送着她吹了灯出去。

除了那盏摇曳的烛火，似乎什么都没留下，影子在如墨的夜色中，显得格外孤单。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上一世父亲因贪墨银铛入狱，今上初初登基，极恨朝中禄蠹，当即便下令秋后问斩。今上于惩吏一道颇严苛，却不爱株连，是以虽抄了家却总没让家眷入了奴籍。

母亲当机立断，分出大半家财与庶兄薛执与他生母叶姨娘，自己只带走了剩下的小半和嫁妆与我同住。

薛执却悄悄同我说，父亲的死罪，或可让大理寺少卿裴时从中斡旋。他找到一条门路，可将我送入裴府中去，届时若能得了他的青眼，必定能救父亲出苦海。

我也是傻，真的去了。

父亲确是出了苦海，可竟偷偷与姨娘和薛执一同回到旧邸去，挖了之前藏的金银连夜逃走了。

App 内打开

何其可悲！

让我后来只能看着母亲满心满眼的悲痛欲绝，昔日里不沾阳春水的葱白指尖，早在柴米油盐里浸透了风霜，摩挲得我的脸颊生疼。她已是极虚弱了，像是有说不尽的话，却也只能唤出一声声的「簪儿」。

直到那只手无力地垂下，从前艳名满京华的眸子里浑浊一片，已是不知在看向何处。

唯有裴时上前，默默替她阖上了眼。

这样的梦我不知做了多少回，每次都像是亲身重历一遍。

后来的裴时已是左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向来清高孤僻得紧，嘴巴更是尖酸刻薄得不知吃过了多少鸡屎才能有那么毒。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我与裴时，其实也有些渊源。

他十九岁初来京，远不如今时这般权势逼人，却架不住天生的灵秀才华，被先皇一眼瞧中了殿试文章，御笔钦点成了少年探花郎。

三甲次第游街，状元榜眼皆老迈，唯他一人年少风流，唇红齿白一枝独秀，挺拔清俊得好似雨后一丛青竹，让人止不住想多看。

当日我正与闺友李家小姐梦棠在城中有名的望江楼饮宴，席间闻得街上人头攒动，顿觉好奇才探出头去，却不想恰巧落尽他抬首的眸子里。

那该是怎样一双眼，星瀚璀璨，江河波

App 内打开

其中。

确是如此，京中儿郎有如过江之鲫，却统统不如他生得这般好。更何况，这样意气风发少年郎，谁又能不爱。

我被那一双桃花眼看得几乎晃了神，连再多看一眼都不敢，被这一声赞叹唤醒，立时匆匆退了回去。

谁知后来裴时竟寻至了薛府来提亲，却被父亲嫌他穷酸随意找借口挡了去。

他受不得如此屈辱，只愤愤道：「薛公必有后悔之日。」

不想风水轮流转，昔日户部尚书锒铛入狱，曾经的小小探花郎却因新帝提携成了大理寺少卿。

当真是一语成谶。

上一世我与裴时再见，便也是重生那日。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他找了好久才回来，我目光扫过，竟是捧回了满襟的烛火。

裴时的脸上竟像是存着些许笑容，他敛着长袖，一根根极耐心地将蜡烛立在窗沿桌边点燃，照得满屋如白昼般，却惹得人眼中酸疼。

直到所有蜡烛点完，他才转过身，指腹尚带着烛火灼出的微烫，将我眼眶中溢出的泪水一一拭去：「叫什么名字？」

下巴被他擒住动弹不得，只能将将抬起。

「薛琢玉。」

「大名不算，我听过你家庶兄叫你——」

App 内打开

「是箬竹的箬。」

我顺势低下头，垂眸答道：「家母偏爱故乡窗前丛竹，只是外嫁女总不得空归家，就为我起了个乳名叫箬儿，父兄听着便也这样唤了。」

「哦。」

裴时颌首，蓦地沉默起来。

我只觉如坐针毡，却突然被他拦腰抱起。

「既如此，便不能反悔了。」

烛火中央的架子床上，他伸手一件件剥去我身上轻薄衫裙。

那光照得我浑身的不自在，只让人想遮住颜面，裴时却不肯，用手紧紧攥住我的手，一字一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「喔，我也说过你不能反悔了。」

满堂烛火摇曳，像是湖水微漾。

「说了不后悔怎么又哭了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呀，莫哭、莫哭。」

裴时温热的手覆在我紧闭的双眸上，他俯身轻咬着我的锁骨，一遍遍地耳鬓厮磨、一声声地唇齿缠绵：「阿箬、阿箬……不要哭了。」

聘者为妻，奔则为妾。

App 内打开

裴时天没亮便醒了。

他起身时的动作很轻，可我却一夜未眠，直听见他转醒才佯装着熟睡的模样闭上眼。

裴府没有仆从，昨夜他都只能自己出去打水，现下也只能摸索着出了卧房。

不多时，前厅大门响动声传来。

我心里知晓，是他走了。

只剩满堂燃尽的烛泪，与我相对着一同自怨自艾。

我尚不知裴时有无兑现承诺，自然也不能比之从前学过的女戒中的烈女，只能拖着残躯回到归宁坊的家里。

母亲发现了不对劲，却没有问我，只无声含泪替我清洗着身上痕迹。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可他卷尽银钱逃走，官兵便只能拿薛姓之人入了乐籍抵债去。

母亲到底不能放下我，唯有亲自取了自己的全部妆奁地契。

之后不过数日，她便轰然倒下。

家中全副家当统共只剩下五文钱，抵押地契的主人一日日上来拍门。我实在无处可去，只能去找裴时。可那时他却离了长安，聋翁也锁门回了老家去。我只能抱着母亲坐在裴府外，等了不知有多久才等到裴时回来。

可之后也不过才两天，母亲便去了。

这世上，就只剩一个我了。

App 内打开

裴时那样尖酸刻薄的一个人，吝啬得都不愿给自己置个仆从，老翁都还是他自从前老屋带出的唯一家仆。

可他竟亲力亲为，替母亲寻了副上好的棺木，请先生葬在了城南某处风水上佳的山坡上。墓穴周围还生着丛丛湘妃竹，点点泪迹阑干，遥遥与归宁坊相望。

可我只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日便做了傻事。

偏生那日裴时下朝甚早，不然再晚一刻便只剩我那成了吊死鬼的亡魂。

那是我头一回得见裴时生出如此怒气，连指骨都捏得透出青白色。他生生将那方白绫扯成碎布，又将冰冷的手覆在我的脖颈上：「薛琢玉！往后你要是再如今日这般、这般，我便让你求死也不能！」

他向来是说到做到的人，我信极了。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我骤然惊醒坐起，难免疑惑起来：裴时从来不愿娶妻，又哪里来的内人呢？

果然是梦。

是梦啊。

.....

外面天色还黑着，我却已经没了睡意。

打理完周身，我正想去厨房准备朝食，就听见围墙边上似有人低低呼喊：「箬儿！箬儿！」

这声音倒是熟悉，是庶兄薛执。

App 内打开

「你昨日怎么…怎能打了裴少卿？」

我在墙边站定，便听见他这般质问，只随口找了个理由：「我、我是害羞。」这话说起来我都有些脸红，除却无名无份，前世我与裴时都快要是十年夫妻，哪里还有什么害羞的。

可薛执的呼吸却瞬间急促起来，手像是都要伸进来打我：「父亲还在狱中，你却如此不争气，真是、真是…」

墙边还有浇菜用的洗菜水，我毫不犹豫抱起泼了出去：「真是什么？父亲贪墨本罪不至死，却为何拿不出曾经昧下的银钱？我想兄长最是大度之人，怎不拿了父亲从前给你和姨娘的体己替他补上，却总想着要送出妹妹，去、去做那等腌臢事！你如何不知，聘者为妻，我若去了，算是什么？妄你还是个读书人，竟是如此寡廉鲜耻！」

我胸中激忿难平，说完眼中不禁发涩。

那也是我的父亲，我才愿意为他奔走，可他呢？他心中却从来没有我这个女儿…前世重得自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他沉默了半晌才讷讷开口：「箬儿，不要怪哥哥。姨娘……姨娘她最近病了，哥哥才拿不出钱去上下打点。」

我只蹲在墙角默默流泪，薛执的声音忽地又响起来：「是哥哥错了，哥哥再去想旁的法子。」

耳边窸窸窣窣声中伴着水滴落下，是他身上湿衣服落下的脏水。眼下才立了夏，可如今天还没亮，多少有些冷意。透过墙上洞门，我看见薛执低着头将湿透的袍角捏在手里攥出水，脚步蹒跚地渐渐远去。

当年我如何也想不明白，那样懦弱的父亲怎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偷出私藏的金银逃走，如今才终于有了理由。

App 内打开

她在房门边上站了不知有多久，可想见是全都听见了。

可母亲却也只是含笑摸了摸我的发顶，「都无妨的，等你想说再说。」

日头渐渐升起来，朝食吃得不见多少滋味。

母亲兀自回了房，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呆坐煎熬。不多时，她又笑着捧着一方紫檀木的匣子走了出来，对我招手道：「箬儿，快来。」

父亲入狱时家里众人如鸟兽般散去，仆从是即时被遣散了去的，剩下的只有叶姨娘而已。

我那父亲，又是专情，又是无情。

只不过，专情在叶姨娘身上，无情在我母亲身上罢了。

叶姨娘是公堂判时的丰姿，只因家中遭变故，才屈膝，左袒因眼中缘故，且不得公堂，却因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但只要想到前世种种，我便忍不住愤怒；可一想到今早薛执所说，我又不禁矛盾。

实在煎熬。

「咱们去看看叶姨娘。」母亲捧着匣子牵过我的手。

罢罢罢。

母亲都不曾怨怼，我又庸人自扰什么呢。

.....

叶姨娘的确病重。

App 内打开

我心头升起后怕，若再如前世那般，想来母亲也会这般。

可叶姨娘……

人心总归是肉长的，我已尝过一回丧母之痛，那是世间至痛，如何能让旁人也饱尝。

更何况，那人还是我的阿兄。

无论他昨日为何想出那样昏招，可幼时我也骑过他肩膀，磨牙时咬过他手臂……

母亲将匣子递给薛执：「你母亲病得这样重，怎么不早同我说？」

他终究是没有推拒，只默默低下头，衣襟上显出零星水痕：「主母分家时已将大半给了我们，怎能再贪心更多，更何况……」

他顿了顿后，忽然跪到母亲身前，「薛执有错，昨日还听了书院同窗的闲话，搅乱了妹妹，」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母亲转头瞪我一眼，伸手推了薛执一把。

她脚下如风般走过被推得趑趄的薛执身边，行至门边，见我还不动，又重重道：「还不跟我回去！」

「回，」我忙不迭地应声，可也只片刻功夫，她就已经走远，「母亲，等等我！」

直到走出院门，母亲的脚步才突然停住。

我一时不察，一头栽进她怀里，忽然发觉她环抱着我的手臂微微发颤，渐渐越收越紧。

「是我不该、是我不该。」

App 内打开

「我的儿，他怎么能让你去！他又怎么值得让你去！」

她的哭声愈发悲怆，眼泪如泉水般汨汨流出，像是十六年来受尽冷落的苦楚与心酸，与之一同倾泻而出，教人听之亦不禁与其同悲。

「是我不该肖想的，都是我不该肖想的！若非我多看薛郎一眼，爱重他才气人品、诸多强求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！还累得你、我的儿！让你也差点赔了去！」

母亲的声音几近嚎啕，她用力抱住我的肩膀，像是要将积存下的所有痛苦号尽。

「娘这便去与他和离！薛韶生死便再不干你事，你生来即受他冷眼颇多，眼下也无需自责，就此一刀两断、永无瓜葛！」

「夫人说得极是。」

.....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.....

我与裴时，彼时应是何等关系呢。

我自是想不明白的。

必不是夫妻，没有凤冠霞帔，也不见龙凤红烛燃到天明，更没有鸿雁婚书媒人作聘。

不曾拜过天地、也不曾告知父母。

想来亦不是妾，妾都还有个从偏门入的过门礼。我连那个都没有，裴宅只有一个门，我是从正门入的。

App 内打开

这又有些不妥了，裴时嘴虽毒些，却从不让人伺候。有时早上我被他起身上朝吵醒想随他起来，也会被重新按回被子里。

我不爱出门去，他性子孤僻，旁人也不上裴府来。

可能，我应是裴时养的一只猫。

只是猫还要捉捉老鼠。

我更闲，老鼠都被裴时吃掉了。

喔，不对，我才是那只老鼠。

.....

我独自偷偷打市 松外想十 果然日非叶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母亲想是未注意他的形容，又觉他轻浮，并不回他，只略略擦了擦脸上斑驳，拉过我想从他身侧绕过。

裴时鼻子里轻轻哼了声，手虚虚掩在披风里不知从袖里掏出了个什么物什，看向我的眼睛满是兴味。

那是一只粉色绣鞋。

如今家里落魄，再无从前鞋匠巧思点缀的碎石珍珠，也没了绣娘精心绣上的花鸟纹饰，是我自己寻了普通松江布做的，针脚都还有些粗糙。

母亲发觉了我满身的艰涩，惴惴开口：「是他？」

我默然点头，推开她的手，「母亲，你先回去吧。」

App 内打开

何等难堪。

一如前世与裴时同行，遇见往日熟人时的指指点点。

「求您！」

我只恨此刻竟不能将头颅埋进土里去，避不开母亲此刻的满目悲愤。

好在母亲终于还是转了身，只是每一步都似有千钧重。

「裴大人。」

我深深俯身，几要将头低入尘埃里。

裴时又是不阴不阳地冷哼：「今日倒是老实，怎不将挥人巴掌时的果毅拿出？薛家小姐的掌风当真独到，想来武当少林亦不过如此，为何不见你另立了新门派去？」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「是我的错。」我忙开口。

「哦？」他眼尾扬了扬，是副期待下文的表情。

「我言语粗鄙、行止不端，还…还伤了大人。」

「那你说罢。」

「嗯？」

裴时深吸口气：「你深夜出现在我的宅子、我的床上，到底为什么？总要有个理由。」

「是，是我一时想岔了，才做出那样荒唐事，求大人原谅。」

App 内打开
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
我不免疑惑，又想着他身为大理寺少卿掌牢狱之事，知晓父亲的案子也不算稀奇，慢慢回答：「如今却是不需要了。昨日冒犯大人一事，改日再请家中长辈登门致歉……」

「怎么就不需要了…」他自言自语，让人有些听不清。

「嗯？」

裴时摆摆手，「你如今就站在这里，还说什么改日请家中长辈。」

「这…琢玉到底女儿家，于…」

他稍稍眯起眼睛，「你想说，于礼不合？你？」

我心中瞬时被他激起愤意，十六年来，祖母训诫母亲教导，我从未行差踏错，只独独昨晚那
为 可那 为 我将！ 裴子都给了他，这 世 我修下世世信有上错前 谁送还两玉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「呀！怎么哭了，莫哭莫哭，」他想要伸手过来，却被我侧身避开，只得点头：「罢了罢了，往后我永不再提昨日之事。」

「当真？」我从眼泪里抬眸定定将他望着。

裴时伸手举天，「当真。」

不知为何，总觉得他语中有些忿忿。

我立时收了眼泪，伸手向他讨要：「那大人将鞋子还我。」

他双目瞪得浑圆，几乎咬牙切齿：「好！」

我不敢再得寸进尺，收了鞋子立即告退。

App 内打开

最低 0.3 元/天开通会员，查看完整内容 >

购买该盐选专栏查看完整 28 篇内容



长相思：红妆十里
玉米晓夫 等 医学狗/天空树/咕咕咕

盐选专栏 ¥39.90 会员免费

发布于 04-26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打开 App 查看更多评论

查看全部 342 个回答



相关推荐

靠这招，看清了全班女生的手！
微博的广告

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长期争吵冷战，没有共同话题？对方坚决离婚？如何才能正确处理！



心有灵犀情感 的广告

查看详情

热门推荐

有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是怎样的体验？

1.1K 关注 · 236 回答

你的室友有多奇葩？？

2.4K 关注 · 1.5K 回答

App 内打开

隅田川哥伦比亚速溶黑咖啡 意式冻干纯咖啡粉 冰美式无蔗糖2瓶



 隅田川咖啡的广告

查看详情

两个月内如何快速减脂？

32.5K 关注 · 610 回答

你在追女生时，发生了哪些扣分的举动？

11.6K 关注 · 480 回答

男生一旦分手，真的没有一丝挽回的余地吗？

13.7K 关注 · 2.2K 回答

继续浏览内容



知乎
发现更大的世界

打开



Chrome

继续

如何评价“杨幂之后再无白浅”这个话题？

858 关注 · 438 回答

打开知乎 App，查看更多精彩讨论

App 内打开